

資治通鑑

冊六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

城維陽城第宅也賢曰有甲乙之女故曰第

欲

遂校獵河內

河內郡在維陽北百二十里

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

即還宮

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無子國除

繩

證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

魴音房

以河

南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湛之兄

子也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松嗣

父統爵為陵鄉侯縣讀曰懸下還稼翻

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

通經知名

知名者有名於時人皆知之也

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

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

儲副也

漢有舊

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

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

唯眾不染於辭 于賓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

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

賓徒賢翻莎素禾翻

并其國匈奴發諸國

兵圍于賓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

王

質音致

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更工衡翻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

蒼輔政始上卷中元二年

聲望日重意

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

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

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上時掌翻

五年春二月蒼罷歸藩東平國在雒陽東六百七十二里帝以驃騎長

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百官志將軍長史一

人秩千石掾屬二十九人秩比四百石至比二百石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百石帝特為蒼置掾史員四十八人王國太傅秩二千石中大

夫比六百石郎一百石掾俞緡翻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冬十月

上行幸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

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是歲發遣邊民在內郡

者賜裝錢人二萬賜錢為辦裝也安豐戴侯竇融年老子

孫縱誕多不灋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內黃縣屬魏郡矯稱陰

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六安國屬廬江郡賢曰今之廬

州按前漢以六安為王國後漢以六安為侯國屬廬江郡賢以唐之廬州為漢之廬江郡可也若漢之六安侯國實在唐壽州界劉响地

理志壽州安豐縣漢六國故城在縣南此為可据此後章帝元和二年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却可以用賢注妻七細翻

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

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竇氏故扶風平陵人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

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復扶又翻久之

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據本紀王雒山在廬江郡夏四月

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

致茲易曰鼎象三公三公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豈公卿奉職得

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

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上年上時掌翻而間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悉

示不為詔子蚩也蚩笑也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

月還幸陽城陽城縣屬潁川壬午還宮是歲南單于適死

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鞬單于鞬丁奚數月

復死復扶又翻下同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鞬單

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

皇后

西京諸后皆從帝諡惟衛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諡之從帝諡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范曄曰漢世皇后皆因帝諡

為稱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賢曰諡法執德遵業曰烈

北匈奴猶

盛數寇邊

數所角翻

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

許之

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

九江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五百里

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

屬縣無事

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閉之府內者悉以司察為功能侵擾屬縣適以多事故也

百姓安業

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穿

賢曰檻為機以捕獸穿謂穿地陷之

而猶多

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

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張設也設為機穿以伺鳥

獸曰張裴炎猩猩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

善可一去檻穿

去羌呂翻

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復扶又翻帝

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姦也喜許記翻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

一己謾音慢又莫連翻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欲叩頭

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

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 三月辛卯以太尉

虞延爲司徒衛尉趙熹行太尉事 越騎司馬鄭衆

使北匈奴越騎校尉司馬秩千石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

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自誓以死不爲單于屈也單于

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

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

欲畔匈奴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也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立林氏蘭氏皆匈奴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密使人

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

卜使人伺相吏翻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

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

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

領兵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曼栢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秋郡國十四大

水 冬十月北宮成 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

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

國相曰漢成帝王國省內史令相治民職如太守秩二千石紈今之絹也師古曰紈素也縑并絲絹也相息亮翻託在

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

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

齊三月齊讀曰齋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

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塞悉則翻饌雖戀翻又難皖翻初帝聞西域

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

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袁宏漢記浮屠佛也

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以歸於無為長丈六尺黃金色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賢曰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國翻為近住言受戒行甚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梵云沙門那或曰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惜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好呼到翻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

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

咎以所上班示百官上時掌翻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

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點下入翻而輕用民力繕修宮

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

德久而致怠耳人主能切己省察然後能有是言北匈奴雖遣使入

貢而寇鈔不息鈔楚交翻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

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要一遙翻

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賢曰武帝開通西域本三

十六國余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

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

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得謀猶言得計復扶

又翻下同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賢曰駁議謂勸單于歸漢駁北角翻如是南

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

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

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

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往眾因上言臣前

奉使不為匈奴拜為于偽翻下同單于恚恨遣兵圍臣恚於避翻今

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

前書匈奴傳曰自君王以下皆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旃與氈同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

損大漢之疆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

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

奴來者聞眾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眾為軍司馬

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帝召眾為軍司馬使與馬廣擊車師

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

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

尤不治者亦以聞杜佑曰後漢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豫治譙今鄆縣充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徐治

鄉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
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今趙郡鄗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
歷陽今郡縣荆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
縣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二采青赤紺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
百石長同此墨綬長吏謂大縣
令以下上時掌翻治直吏翻

是歲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

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 賢曰取其美名也 未

有國邑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

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

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 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

其義也余據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意四姓小侯亦猶是也 置五經師

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廣陵王荆復呼相工謂曰

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

未相者詣吏告之 相息亮翻 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 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屬吏

民唯食國之租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祝職

又翻詛莊助翻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其獄儵直留翻事竟治直之翻

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

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賢曰春秋公羊傳之文也

臣等以荆屬託母弟帝與荆皆出於陰后陛下留聖心加惻隱

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賢曰專謂不請也帝歎

息善之儵宏之子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諡法追悔前過曰思國除夏四

月戊子赦天下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

作雅樂賢曰校學也尸教奏鹿鳴帝自奏墳簾和之以

娛嘉賓鄭玄註周禮云墳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鄭衆云有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簾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孔穎達曰

土曰簾竹曰簾周禮小師職作墳古今字異耳釋樂云大墳謂之跽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墳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

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篋謂之沂李巡曰大篋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篋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二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農小師注云篋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篋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篋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篋記者因以爲作繆矣釋名墳喧也聲濁喧然墳况袁翻篋音池和戶臥翻

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侯丁綝卒

縣屬丹陽郡 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

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 衰倉回翻 友人九江鮑駿

遇鴻於東海 東海郡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 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 賢曰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季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以國季子

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道也 春秋之義不以家事

廢王事 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蒯瞶之子然則曷爲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逐

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 今子以兄弟

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 行下孟翻 上徵鴻爲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

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

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樂音洛下同因就車歸伏軾而吟

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

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毛詩註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二牲牛

羊豕芼以藿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二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可知矣日者

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處昌呂翻樂音洛其

言甚大副是要腹矣要讀曰腰蒼腰帶十圍今送列侯印十九枚

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

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居牢山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西南去雒陽七千里

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

賢曰在今匡州匡州縣西張柬之曰姚州哀牢國地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倉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

度蘭倉為宅人偽翻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

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

兵革未宜興役乃止浚儀縣屬陳留郡被皮義翻其後汴渠東侵日

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

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樂浪在雒陽東北五千里恆戶登翻先悉薦翻樂浪

音洛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

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謁者屬光祿勳王吳以謁

者而將作故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渠即蕘蕘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

陽嘉中所作也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註云旋流也更工

衡翻無復潰漏之患復扶又翻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

計焉十萬日億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以大司

農牟融為司空風俗通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是時天下安平人

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毗比

至翻被
皮義翻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河汴之隄決壞則汴

水東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辛巳帝行幸滎陽巡

行河渠孟翻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行戶剛翻壬寅還宮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

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姓譜燕召公之後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氏燕於賢

翻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

案驗下遐稼翻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

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賢曰今宣州縣賜湯沐邑五百

戶賢曰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

勿上璽綬留住楚宮許太后者英母許氏上時掌翻先是有私以英謀

告司徒虞延者先悉薦翻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

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

頃之復為太常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闕司徒

云數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鉅鹿

維陽北一千一百里邢本周公之簡為衛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

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

至累年治直之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

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

數千人初樊儵弟鮪儵除留翻鮪于軌翻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

為于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

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

以配王男可以尚主賢曰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

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

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

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郡吳

在維陽東三千二百里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掾

絹諸吏不勝掠治勝音升掠音亮治直之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

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門下掾在郡門下總錄衆事功曹史主選

署功勞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微經為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

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

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

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

以寸為度斷了管翻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

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

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耿純弟宿封隧鄉侯建蓋紹封者也朗陵侯臧信宮之子也鄧鯉劉建皆

無可考漢澤侯國屬河東郡曲成侯國屬東萊郡賢建等辭未嘗

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

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異曰考

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袁紀作寒按今有寒姓音件與袁紀合今從之余按姓譜有寒姓以為夏諸侯后寒之後

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賢曰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

錯愕不能對賢曰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翻憊音五故翻朗知其詐乃上言建

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

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漢法

有大逆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

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

促提下捶之捶止蓋翻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

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

議三府大尉司徒司空府也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

好鳥故翻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

狀反為罪人訟冤為于偽翻下同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

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

妖惡大故故事也囚也妖於驕翻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

之言出其罪不如入其罪也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

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

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裁與纒同及其歸舍

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

言者悟五故翻逆也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為冤滯為不也今之理出千餘人時天

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間古莫翻

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彷徨釋徘徊也莊子註猶難翔也余謂彷徨不自安之貌由是

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任城縣屬東平國任音壬

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

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

上出之上時掌翻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

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

及也遂分別具奏列翻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

餘家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

六縣篤兄弟之恩也又封竇融孫嘉為安豐侯念功臣之世也初作

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

杆水脯繡而已說文曰杆斂器音干方言曰盥謂之手盥過百日唯四時設奠

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灑所賣翻掃悉報翻又並如字敢有所興作者

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下邳縣本屬東海郡

是年以臨淮郡為下邳國下邳縣屬焉在雒陽東一千四百里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

堂孔子宅在闕里講堂講授之堂魯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即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又幸東平大梁浚儀縣本大梁夏四月庚子還宮封皇子

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

樂成國本信都郡帝更名在雒陽北二千里

衍為下

邳王暢為汝南王炳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

禮翻帝

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數縣於制

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

足矣 乙巳赦天下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

匈奴

百官志謁者僕射秩比千石為謁者臺率主謁者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數所角翻

上以顯

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

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

廖音聊

下博侯劉張

張齊王王續之孫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

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

援于元翻

并左衽之屬故不

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

居延武帝置縣屬張

掖郡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北

虞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

有西域俄復內屬

復扶又翻

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

勢易乘也易以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尙未

內屬北虜未有豐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西河舊事曰白山冬

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得伊吾賢曰伊吾即伊吾盧地本屬匈奴後取其

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破車師通使烏

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使疏吏翻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

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復扶又翻折而設翻然後匈奴可擊也

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

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眾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

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一二都尉皆

武帝置奉車都尉掌乘輿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師古曰駙副也一日近也疾也耿忠為固副皆置從

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弁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

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在朔方北竇固

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

出酒泉塞

賢曰案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余據西南夷傳冉駹夷北有黃

石北地盧水胡敦徒門翻

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

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

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

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

天山

賢曰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雪折羅漢山在伊州北漢一作漫擊呼衍王斬首千餘

級追至蒲類海

賢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

取伊吾盧地置

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

王

匈奴林恐當作匈奴林建武時匈奴嘗遣匈奴林王迎盧芳匈奴音古侯翻

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

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

據前書匈奴河水去令居數千里臣瓚曰去令居

野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

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

北史曰循窮水西行得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

獄免紀下遐稼翻考異曰袁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

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稱尺證翻身死

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

若汝也皆為文簿而上之上時掌翻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

卒行戶剛翻卒子恤翻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

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

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彤先為遼東太守威信行於烏桓鮮卑號戶刀翻為于偽翻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

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

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為副貳使疏吏翻下同超行到鄯善鄯上扇翻鄯善王廣奉超

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懈古隘翻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

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宅故也超曰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侍胡

鄯善所遣侍超者使疏吏翻

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

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怖音布翻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初夜甲夜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

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呼火故翻餘人悉持

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

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從才用翻

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還從音翻恂大

驚既而色動意欲分超功而不能自揜於外故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

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從事掾也據俞絹翻恂乃悅超於是召

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

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復扶又翻廣叩頭願屬漢無二

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質音致上

時掌翻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

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

于竇復扶又翻下同竇徒賢翻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

人曰于竇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

虞多益為累耳累力 瑞翻是時于賓王廣德雄張南道賢

雄張猶熾盛也張竹亮 翻予謂張者自大之意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監古 衡翻超既

至于賓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

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賢曰續漢及華嶠書 並作魏說文馬淺黑

色也音京媚翻予謂駟音瓜 黃馬黑喙曰駟讀如本字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

馬相息 亮翻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

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

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

即殺匈奴使者而降降戶 江翻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

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

是乃復通焉王莽天鳳三年焉耆擊殺王駿西域遂絕至此五十 八載耳此言與漢絕六十五載蓋自始建國元年數

之謂莽篡位而西域遂與漢 絕也復扶又翻載子亥翻超彪之子也 淮陽王延性

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婿

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謹楚語翻祝職救翻詛莊

助翻下五月癸丑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

死徙者甚衆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以大

司農西河王敏為司徒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

以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

賢曰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

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

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

賢曰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爇懦劣翻虞謂漢兵救至大驚

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募食晨往赴之賢曰募食早起食於寢幕中也斬

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賢曰躡躡也藉相蹈藉也躡良刃翻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復扶又翻范丹之孫也廉丹為王莽將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

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厯明日日吉遂率百官上陵

上時其日降甘露於陵樹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於陵皇后

原陵也帝紀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

床視太后鏡奩中物奩鏡匣也音廉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

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沈約曰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皇出

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北海敬王睦薨睦北海靖王興之子睦少好

學少詩照翻好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

朝賀賢曰中大夫王國官也掌奉玉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

寡人賢曰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

仁敬賢樂士樂音洛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

賢曰吁音于孔安國註尚書曰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讀

吁者疑怪之聲余按吁匈于翻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

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時禁切藩

王法憲頗峻故睦慮及此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

三月癸丑以

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昱永之子也

益州刺史梁

國朱輔

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梓潼越雋益州永昌等郡益州刺史治廣漢郡雒縣

宣示漢德

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

汶山在蜀郡蒲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杜佑曰茂州漢汶山縣汶晉書音

讀曰岷前裴松之音剪

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

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

種章勇翻

白狼王唐敢作詩三章

歌頌漢德

敢側鳩翻又徂丸翻

輔使犍為郡掾由恭譯而獻之

犍為

郡在維陽西二千二百七十里夷言不與中國通故譯而後獻犍居言翻掾俞絹翻由姓也秦有由余或曰楚王孫由于之後

初

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

龜茲音見前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

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

疏勒

間古覓翻范史疏勒國去維陽萬二百里

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

遣吏田慮先往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

種

種章勇翻

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

資

洽通鑑

四十五

漢紀

顯宗孝明皇帝

十六

中華書局聚

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降戶江翻慮因其無備遂前劫

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

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

王兄子忠為王考異曰袁紀云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

從超傳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

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

漢威德遂解遣之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

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

僚位人蕭曹丙魏謀謨乎其上也蓋在殿庭左右也賢曰制曰天生

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

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被皮義翻不敢有辭其敬舉

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冬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

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

賢曰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又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敦煌徒

門翻命

盧昆翻

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

符傳皆合之以為信符兵符也張晏曰傳若今過所也如

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此傳蓋亦行兵所用以為信非度關所用之傳也專將則有符傳今以兵屬固

故去之去羌呂翻傳株戀翻

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

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

五百餘里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後王居務塗谷

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

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

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

兵北入眾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

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

降戶江翻

秉將以詣固其

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於是固奏復置

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

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自王莽之亂西域與中國絕不復置今通

西域復置之

以陳睦為都護

考異曰袁紀睦作穆今從范書

司馬耿恭為戊

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庭州蒲昌縣城是也杜佑曰金蒲城即

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北庭府蒲類縣也

謁者闕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

中城

賢曰柳中今西州縣曰袁紀作折中今從范書考異

屯各置數百人恭況之

孫也

耿況以上六合歸光武子孫多著功名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北單于遣

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

蠡盧奚翻

耿恭遣司馬將兵

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

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

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

傳音附語牛倨翻中竹仲翻

大

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

怖普布翻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夏六月己未有

星孛於太微

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十二諸侯府也孛蒲內翻

耿恭以疏勒城

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

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

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

疏勒國城明矣

秋七月匈奴復來攻

復扶又翻

擁絕澗水恭於城中

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

賢曰笮謂壓笮也音側駕翻

恭身自率士輓籠

輓音晚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音盧紅翻鄭氏周禮注窰

土之器曰籠陸德明音力董翻朱熹曰糞土籠也

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

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

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賢曰禮藏主於廟既不起寢廟故藏於后之更衣別

室更易也更工衡翻下同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

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

館陶公主光武女紅夫也適駙馬都尉韓光與

讀曰預為于偽翻

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宿音秀 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陰陽書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復扶又翻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

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

吏得其人民樂其業樂音洛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

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

衛人莫敢輕進者東都南北宮皆有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各掌其宮衛士漢官曰北宮員吏七十二人衛

士四百七十一人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八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

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員吏皆隊長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

入本宮長吏為封棨傳其有官位者令御者言其官諸馬乃共譖

胡廣曰符用木長可二寸鐵印以符之被皮義翻

諸馬乃共譖

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為什於令

什於縣屬廣漢郡此即高帝封雍齒之什方也於讀曰方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

陵帝王紀曰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冬十月丁未赦天下

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熹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並

錄尚書事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

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

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

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

守第五倫為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

帝自遠郡用之續漢志蜀郡在雒陽西二千一百里守式又翻 焉耆龜茲攻沒

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

救兵不至車師復叛復扶又翻下同 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

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鎧可

亥翻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

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按李巡注爾雅五狄有白屋一種降戶江翻妻以女子妻七

細翻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

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

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難乃日翻誠

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

何以使將將即亮翻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賢曰一部謂關寵及恭也匈

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力盡猶言盡力也可

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

行以赴其急幟昌志翻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

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

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

考異曰耿恭傳云秦彭今從帝紀

與謁者王

蒙皇甫援

姓譜宋有皇甫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為甫余按詩周亦有皇父卿士

發

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鄯上扇翻

甲辰晦日有食之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

及黃門郎防光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

名曰夕郎

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

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

之

趣七喻翻

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

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

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

謂陰后不為宗親求位也

其後梁竇

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

謂梁松竇穆等也

自是洛

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

復扶又翻斷丁管翻

又諭諸外

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

偽于偽翻

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

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

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

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維中者

錢各五千

遺于季翻

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

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

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

兗州

部陳留東郡東平泰山濟北山陽濟陰等郡國豫州部汝南潁川二郡梁沛陳魯等國徐州部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等郡國杜佑曰兗州蓋以沈水為名又兗之為言端也信也端言陽氣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上以為名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八

起柔兆困敦盡闕逢涸灘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諱怱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為嫡即位謚法温克令儀曰章

伏侯古今注焮之字曰著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充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

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

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

對曰陛下始踐

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

事

賢曰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治直之翻

繫者千餘人恐未能

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

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

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

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

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漢蘭臺藏書之室也

當時文學之士使離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劉向楊雄輩是也東都於蘭臺置令史典校祕書以郎居其任者謂之校書郎終徵詣蘭

臺拜校書郎帝下其章下還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

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引論語孔子之言征伐匈奴屯戍

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

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事見秦紀復扶又翻卒子恤翻故孝元棄

珠厓之郡事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光武絕西域之國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

年不以介鱗易我衣裳賢曰介鱗喻遠夷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厓之

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

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

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舎則有

害於民也舍讀曰捨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寶固等取伊吾見上卷永平十

六年樓蘭即鄯善此兵蓋謂班超所將吏士也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

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承永平

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近其斬翻尚書沛

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

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左傳

蔡大夫聲子之言往者斷獄嚴明斷丁亂翻下同所以威懲姦慝姦慝

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

弘崇晏晏賢曰晏晏温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數所角翻而有司未悉奉承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賢曰笞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

曰答也說文曰格擊也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

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賢曰新序

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陛下宜隆

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灋輕薄筮楚以濟羣生

樂翻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賢曰前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

斬首三千八百

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

復扶又翻

會

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

在軍中

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

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

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

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

呼

故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

校戶教翻

城中皆稱萬歲

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

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

沒三月至玉門賢曰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

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

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衆先以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為于偽翻上疏

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

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

計卒全忠勇卒子恤翻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

護官二官明帝永平十七年置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

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使疏吏翻下同我必復為龜茲所

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

都尉復扶又翻下同龜茲音上慈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寘徒賢翻號戶

刀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使疏互抱超馬脚不吏翻

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

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前書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超捕斬

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甲寅山陽

東平地震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上時帝報書曰掌翻

間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

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恢然猶廓然也思惟嘉

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

陵起縣邑偽于偽翻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

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行下孟翻分扶問翻勤勤懇懇以葬制為

言事見四十四卷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事見上卷

明帝永平十四年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

疆秦秦始皇葬于驪山徙三萬家起驪邑西漢因之諸陵皆起陵邑至元帝乃止古者丘隴且不

欲其著明賢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

敦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 杜預註左傳曰郭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

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

履有虞之至性虞舜孝於親故以為言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

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

有疑政輒驛使諮問使疏 史翻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秋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晉天文志參十星一曰天市又危二星亦為天市又天市垣二

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史記曰房為天駟東北十一星曰旗中四星曰天市孛蒲內翻初益州西部都

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奉珍

內附貊莫百翻 長知兩翻明帝為之置永昌郡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雋唐領不

韋雋唐比蘇樸榆邪龍雲南六縣十二年哀牢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合為永昌郡為于偽翻以純為太守純

在官十年而卒守式又翻 卒子恤翻後人不能撫循夷人九月哀

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 阜陵王延數懷怨望

數所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房魴音上不忍誅冬十

一月貶延為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延徙王阜陵事見上

卷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臯林温禺犢王將眾還居涿邪山

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臯林温禺犢王本居涿邪山永平十六年祭彤

等北伐將眾遁去今復還是歲南部次饑詔稟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

地伊吾盧置屯兵事見上卷永平十六年復扶又翻永昌越雋益州三郡兵及

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音雋

髓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楚獄見上卷明帝永平十四年淮陽獄即阜陵王延徙封時也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

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

賢曰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

福耳要一遙翻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事見三十卷成帝建

始元年塞悉則翻不聞澍雨之應澍音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

鮮息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

不當與先帝子等事見上卷永平十五年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

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

及履此蘧伯王之敬也衛尉興也省中禁中也御者內人也蘧伯玉衛賢大夫蘧求於翻新

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新陽侯就也賢曰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原鹿貞侯勇猛誠信原鹿侯

鹿縣屬汝南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

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息氣一出入之頃屏氣者累息乃一舒氣常恐虧先

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

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治直是吾言之不立

而耳目之塞也塞悉則翻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賢曰大練

大帛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繒也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

飾者欲身率下也

略翻

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

但笑言太后素好儉

好呼到翻

前過濯龍

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

門上

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

領袖正白

賢曰繡臂衣今之臂繡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余據字書臂繡之繡從革此繡從衣釋單衣也皆音古侯翻領

袖正白言其新潔無垢汚也衣於既翻

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

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

慮

懈古隘翻

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

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賢曰西京外戚呂祿呂產

竇嬰上官桀安父父子霍禹等皆被誅重直龍翻

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

省悉

景翻復扶又翻重直用翻

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

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

兩校尉有大病

衛尉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兄光也校戶教翻

如令不諱使臣長

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

漢封爵羣臣皆涓吉

太后報曰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兩善謂國家無濫恩而外戚亦以安全也豈徒欲獲謙

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為外施也施式智翻昔

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

功不侯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三年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

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臧之家後必殃重直龍翻且人所以願封侯

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

衣食則蒙御府餘資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澣之屬飲食則太

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槩言之也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

之孰矣古字孰熟通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揚子曰孝

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行下孟翻今數遭變異數所角翻穀價數倍憂惶

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

乎賢曰拳拳猶勤勤也音權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匈中氣今

所謂上氣之疾劍與胸同

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

志

冠古玩翻

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

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

但當含飴弄孫

方言曰飴錫也宋衛之間通語

不能復關政矣

關豫政也復扶又翻

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

吏治者以法聞

繩之以法而奏聞也屬之欲翻治直吏翻

太夫人葬起墳微高

太夫人太后母也漢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有差

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廖等即

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

行下孟翻

輒假借温言賞

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

見賢遍翻

然後加譴

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

絕外戚之屬籍也

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

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

王黨皆明帝子

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

化被服如一

被皮義翻

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

於濯龍中

續漢志濯龍監屬鉤盾令本注曰濯龍亦園名近北宮

數往觀視以為娛

樂

數所角翻樂音洛

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

經書

小王諸王年尚幼未就國者

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

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

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五年

帝御浣衣

言衣服浣濯之衣也

哀帝去樂府

事見三十二卷綏和二年去羌呂翻

然而

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書曰違上所命從厥

攸好行下孟翻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

姓多創癢

傳首戀翻創初良翻癢蒲官翻痕也好劍客蓋指吳王闔閭也

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

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長安語曰

賢曰當時諺語

城中好高結

四方高一尺

結讀曰髻

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

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

幾後稍不行

未幾言未幾時也幾居豈翻

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

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

賢曰言儉素簡約后之所安

誠令

斯事一竟

竟猶終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

賢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初安夷縣吏

略妻卑溲種羌人婦

安夷縣屬金城郡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溲乃感翻種章勇翻下同

吏為

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

長知兩翻

種人恐見誅

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寇

勒姐羌居勒姐溪因以為

種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

姐子也翻又音

紫滇音顛

敗金城太守郝崇

敗補邁翻郝呼各翻姓譜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

詔

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

羌

臨羌縣屬金城郡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湟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

勒姐溪水

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

西漢陽

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

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

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

武帝置北軍八校中壘屯騎越騎長水胡騎射聲步

兵虎賁也中興省中壘胡騎虎賁惟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

人皆宿衛兵也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傳云積射士第五倫上

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

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

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

愛賢曰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卒讀曰猝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

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前書隴西南部都尉治臨洮賢曰即今岷洮二州地防進擊

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眾皆降唯布

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酈道元註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

里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宮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紫宮垣

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孛蒲內翻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為後諸竇竊權張本

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也泚音第五倫

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

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

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

陳留縣屬陳留郡冠

軍縣屬南陽郡冠古玩翻

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

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

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

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

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

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

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賢曰峭峻也音七笑翻然常疾俗吏苛刻

論議每依寬厚云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馬防

擊布橋大破之考異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破而京師四月始聞也今從防傳布橋將

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

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

姐音紫又

子也翻種章勇翻

恭嘗以言事忤馬防

初恭出隴西上言薦竇固鎮撫涼部由是大忤於防

忤五故翻

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監古銜翻下遐稼翻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初顯宗

之世治虜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賢曰石白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

北酈道元註水經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陞縈紆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唐嵐州宜芳

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城縣唐更名宜芳杜佑曰宜芳縣有古秀容城漢羊腸倉余考水經註云案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

白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憑汾水以漕太原又考郡國志常山蒲吾縣註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

沱河蒲吾渠通漕船又考班固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呼沱水又蒲吾縣註曰大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

下曲陽入斯波則知此漕自大白渠入綿曼水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慮音閭杜佑曰石白河在定州唐昌縣唐昌漢苦陘

也縣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

算勝音升

帝以郎中鄧訓為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

括

賢曰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鉤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監古銜翻量音良

知其難成具以上

言上時掌翻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更工衡翻歲省

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閏月西

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賓拘彌兵一萬人攻

姑墨石城破之前書姑墨國洽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斬首七百級 冬

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 武陵瀘中蠻反

賢曰瀘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余據温公類篇瀘郎侯翻是歲有司奏遣廣平王

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

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

子慶為太子 己丑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汝南王

暢為梁王常山王昞為淮陽王 辛卯封皇子伉為

千乘王全為平春王平春縣屬江夏郡伉音抗乘繩證翻有司連據舊

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

尉廖為順陽侯

順陽侯國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車騎將軍防為

潁陽侯

潁陽縣屬潁川郡

執金吾光為許侯

許縣屬潁川郡

太后聞之

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賢曰言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少詩

翻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

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故日夜惕厲

惕懼也厲危也

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

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

不從哉

瞑莫定翻復扶又翻

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

關內侯

考異曰皇后紀稱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意而史家文勢反似太后欲令廖等受封今輒移廖等辭讓於太后語下使文勢有序讀者易解

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

帝不許廖等

光皆以特進就第 甲戌以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

太守桓虞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既

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

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

漢制貴人綠綬三采綠紫紺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安車一駟永

巷宮人二百賢曰永巷宮人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

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賢曰謚法中和純淑曰德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

五經於石渠閣事見一十七卷甘露二年方今天下少事少詩沼翻學者

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壞音怪宜如石渠故

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斷將

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將即亮翻

將三署及虎賁羽林中郎將也大夫光祿太中散諫議大夫也博士五經博士也郎官五署郎及尚書郎蘭臺東觀校書郎也白虎觀

在北宮觀古玩翻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

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

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與讀曰預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荆

豫諸郡兵討淩中蠻破之漢郎侯翻夏五月辛亥詔曰

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賢曰遲猶希望也音持二翻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其先

至者各已發憤吐瀆瀆莫困翻又莫旱翻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

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句斷省悉景翻建武詔書又曰堯試

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戊辰太傅趙熹薨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

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疏使

吏翻鄯善于賓即時向化善上扇翻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

烏孫康居復願歸附復扶又翻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

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

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賢曰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

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資洽通鑑四十六漢紀肅宗孝章皇帝十一中華書局聚

孫裂匈奴之右臂也南面以西為右斷丁管翻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

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

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

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使疏吏翻載子亥翻胡夷情數

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謂城郭之

國若小若大其言皆然以是效之賢曰效猶驗也則葱嶺可通古嶺嶺字通龜茲

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

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

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

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敦徒門翻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

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前書温宿國治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

五十既非其種種章勇翻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

來降則龜茲自破更工衡翻降戶江翻下同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

有萬分死復何恨下退稼翻復扶又翻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

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言西域平定廷臣畢

賀天子為之舉觴也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賢曰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

策勳也余謂超蓋言平西域告成功於祖廟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

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

及義從千人就超弛刑徒也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從才用翻先是莎車

以為漢兵不出先悉薦翻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亦叛賢曰番音潘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

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

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事見二十一卷元封

六年妻七細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卒子恤翻今可遣使

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夏六月丙辰太

尉鮑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大

司農鄧彪為太尉 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成

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

更相隱蔽燒者日屬更工衡翻屬之欲翻 范乃毀削先令

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

暮廉范字叔度 不禁火民安作賢曰作協韻則護翻 昔無襦今五絳襦汝朱翻

短衣也絳五故翻脛衣也 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說文

曰貂鼠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 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

節郊迎臚陵如翻 帝親自循行邸第行下孟翻 豫設帷牀其錢帛

器物無不充備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

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政東海王疆子宇琅邪王京子濟子禮翻 詔沛濟南

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賢曰謂讚者不唱其名余謂四王帝諸父也故異其禮 升殿

乃拜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宮輒

以輦迎至省閣乃下省閣入禁中閣門也上為之興席改容為于偽翻

下皇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鞠躬也鞠躬曲身也三月

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

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

子肇寶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

太后崩寶皇后寵盛與母泚陽公主謀陷宋氏泚音

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賢曰偵候也音丑政翻廣

雅曰偵問也伺相吏翻宋貴人病思生兔兔獸名口有缺尻有九孔珉毫而孕生子從口出霜前獵取而

食之其味甚美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厭一葉翻又於琰翻由

是太子出居承祿觀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夏六月甲寅詔曰皇

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春秋

左氏傳之言

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

后承訓懷衽

衽衣襟亦臥席也

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

姊妹置丙舍

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為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

使小黃門蔡倫

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

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

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

則同輿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賢曰西平故

栢子國在今豫州吳房縣西北

秋八月飲酎畢

酎直又翻

有司復奏遣東平

王蒼歸國

復扶又翻

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

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

數所角翻

情重昔時念王

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

門

賢曰大鴻臚奏土歸國小黃門受詔者臚陵如翻

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

車駕祖送

祖道供張以送之

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

馬錢布以億萬計復扶又翻 乘繩證翻 九月甲戌帝幸偃師偃師

縣屬河南郡 東涉卷津卷縣屬河南郡其北 即河津卷上權翻 至河內下詔曰車

駕行秋稼觀收穫行下 孟翻 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

輜重重直 用翻 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離力 智翻 遣吏逢迎刺

探起居賢曰刺探謂候伺也 刺 七亦翻 探音湯 勘翻 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

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賢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 孔子曰顏回一瓢飲 己

西進幸鄴辛卯還宮 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

蕭何末孫熊為鄼侯進幸槐里岐山槐里縣屬扶風杜佑曰槐里周曰犬上秦

曰廢上漢改曰槐里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 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

月丁亥還宮 東平獻王蒼疾病考異曰范書作憲今從袁紀 馳遣

名醫小黄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

里傳問起居傳直 戀翻

八年春正月壬辰王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

來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上時掌翻監古銜翻令四

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葬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

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稽留斯等部落蓋居

三木樓山訾子斯翻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

陽戊申還宮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

而惡之惡烏露翻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

之於帝數所角翻漸致疎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

惡逆賢曰飛書若今匿名書也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

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新城縣屬

河南郡賢曰今洛州伊闕縣順陽侯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

能教勒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郎楊終與廖書戒之

曰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賢曰

廖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郎既無長君退讓之風孝文竇皇后兄長君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長知兩翻

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要一遙翻縱而莫誨視成任性

覽念前往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兄弟資產巨億

大起第觀觀古玩翻彌互街路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

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斂力贍翻喜許所

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為步

兵校尉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

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上時掌翻詔曰舅氏一門

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

許侯思魯田廬許侯光也賢曰留之於京守有司勿復請復扶

又以慰朕渭陽之情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陽念母之光

比防稍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

國考擊物故謂死於考掠也後復有詔還廖京師復扶諸馬既

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

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許喜

記翻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

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

誠其好士交結之方樂音洛好呼到翻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

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

徒更相販賣少詩沼翻更工衡翻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

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復扶

又翻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日醒詖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

近趣七喻翻近其斬翻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

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

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

聲執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

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沁水縣屬河內郡師古曰沁音午浸翻主逼畏不敢

計計猶今言

後帝出過園

過工禾翻下同

指以問憲憲陰喝不

得對

賢曰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翻喝音一介翻余謂喝訶也許葛翻陰密也潛也當帝問之時密訶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

高指鹿為馬責憲則陰喝之義可知矣

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賢曰愈

差也久念使人驚怖

怖普布翻

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

疊三人更相糾察

賢曰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後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與之子更工衡翻

故諸

豪戚莫敢犯灋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賢曰鳥子生而豕曰雛

憲大懼皇后為毀

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毀服猶降服也為于偽翻

使以田還主雖不繩

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

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

矣然卒不能罪憲

卒子恤翻

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

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

復扶又翻則

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

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

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

去羌呂翻

人主之深戒也

温公此論用齊桓公管仲論郭公所以亡國之意為寶憲擅權張本

下

邳周紆為雒陽令

紆邕具翻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

里豪強以對數

數所具翻

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

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

切為事貴戚跼躅

跼音局躅資昔翻毛氏曰跼曲也躅累足也

京師肅清竇篤

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

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

紆送廷尉詔獄

劍戟士左右都候掌之

數日貫出之

賢曰貫赦也市夜翻余謂以貫之為

是則收之為非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

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其不置將軍而長史特將者為

將兵長史

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

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

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

國無內顧心樂音洛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

之讒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參疏簪翻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去羌呂翻

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

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任音壬超即遣邑將烏孫

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補敗

萬翻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

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

言賢曰疚病也恤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卹人之言詩謂逸詩也省悉景翻快

意留之非忠臣也 帝以侍中會稽鄭弘為大司農

會工外翻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交趾州部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賢曰東冶縣屬會稽郡
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

波艱阻沉溺相係沉持林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

是夷通遂為常路賢曰嶠嶺也夷平也余據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則舊有是路弘特開之

使夷通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

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帛所藏之府帑他朗翻藏祖浪翻弘又奏

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元和元年是年八月方改元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子濟

禮翻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為任城王

任城國在維陽東千一百里任音壬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陳事者

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懈古而吏事

寢疏疏與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章

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行下孟

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賢曰孝經夫人才行少能

相兼少詩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閑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繁故不可為也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練猶

成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

純以閱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行下孟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

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

要在於尚書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尚書之選

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灑

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

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齊夫事見十四卷文帝三年帝皆納之彪

賢之立孫也韋賢相元帝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

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答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掠音亮榜音彭又令丙

筆長短有數賢曰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又景帝定筆令筆長五尺本大一寸其

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筮止藥翻

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鉗

鑽之屬慘苦無極

大獄謂楚王英等獄也鉗其廉翻說文曰鉗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

也念其痛毒怵然動心

怵救律翻宜及秋冬治獄明為

其禁

治直之翻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

為太尉

癸酉詔改元

改元元和丁酉車駕南巡詔所經

道上州縣毋得設諸時

賢曰儲積也時具也言不得豫有蓄備時丈里翻

命司空

自將徒支拄橋梁

司空掌水土故使之拄竹柱翻

有遣使奉迎探知起

居

探湯勘翻

二千石當坐

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

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

僕射

宛於元翻

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

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

東觀記曰坐考長史

囚死獄中州奏免官

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尚書

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

輸之法

賈鹽均輸皆始於武帝賢曰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

輸於京謂之均輸

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

異

賈音古

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

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義

樂音洛駁北角翻

黃髮無愆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

詔書過

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

復扶又翻下同

尚書

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

謂譴讓已臨乎其前也佈普布翻

奈

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

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露同負臣子之義今耳

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

所為乃共劾奏暉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

使直事郎問暉起居

賢曰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

太醫視疾太官賜

食暉乃起謝

上既加禮乃起謝所謂疆直自遂也

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

十領 魯國孔僖涿郡崔駟駟音同遊太學相與論

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

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駟僖誹謗

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受訊謂受鞠問也下還稼翻

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

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

是為直說書傳實事傳柱戀翻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

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賢曰言政教未有過失也而德澤

有加天下所具也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

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悛丑緣翻儻其不當當丁浪翻亦宜含容

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

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

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

復言者矣復扶又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昔吾先君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

對以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

武帝遠諱實事此言十世不以赤劉之九為數直以武昭豈不

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卒讀銜恨蒙枉不

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

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立詔勿問

拜僖蘭臺令史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十二月壬子詔

前以妖惡禁錮二屬者一皆蠲除之賢曰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

左傳曰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錮勿令仕也妖於驕翻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廬江

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行下南陽張奉

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

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至令守令也安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安陽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義捧檄而

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

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偽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遺于貴翻均諫不聽乃脫身為

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復扶又翻下同為

吏坐臧終身捐棄臧與藏同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

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以八月

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考異曰義傳云建初中今從均傳武威太守

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

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子閭翻訾子斯翻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

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鈔楚交翻大獲而還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姓譜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卡和之後將兵八百人

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

勒王忠莎素何翻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

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更工衡翻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

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超立忠爲疏勒王見上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說輸芮翻

烏卽城遂降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高祖... 魏... 齊...

大魏東晉王... 魏... 齊...

所不... 大... 魏... 齊...

博王... 魏... 齊...

魏... 齊...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九起梅蒙作噩盡重光單闕凡七年

肅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

算三歲復方目翻復其夫勿輸算也今諸懷妊者賢曰妊孕也音壬賜胎養穀

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安

靜之吏悃悞無華說文曰悃悞至誠也悃音苦本翻悞音孚逼翻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莊子有是言此謂以日計功若不足者然久而計之則民安其生家給人足固有餘矣如襄城令劉

方襄城縣屬 穎川郡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

近之矣近其 斬翻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

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

冠蓋接道謂奉詔出使者 相接於道也數所角翻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

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舊令謂故府之籍所 疏載者稱尺證翻北匈奴大

人車利涿兵等車昌 遮翻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

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

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復扶 又翻乃遠引而去音南單

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閭鞬單于屠直 於翻

鞬丁 奚翻太初縣施行百餘年縣稍後天謂七曜之行在縣 家所推步躔次之

前晦朔弦 望不合也上命治縣編訖李梵等綜校其狀治直之翻訖 音欣梵扶中

翻作四分縣考異曰按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歷今云太初 歷失天益遠蓋光武中與廢莽歷復用太初也續漢

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按三 統歷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也二月甲寅始施行之

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續漢

志東郡去雒陽八
百餘里酺薄乎翻

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

郡縣掾史並會庭中

東郡庭也
掾俞絹翻

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

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

白衣尚書

先是均事帝為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
之謝病歸任城今祿以尚書任音壬

乙丑帝

耕於定陶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

書舜典至于岱宗柴孔
安國注曰泰山為四岳

所宗燔柴
祭天告至

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汶上
明堂

武帝所作
在奉高縣
西南四里汶音問

丙子赦天下進幸濟南

濟南國在雒陽
東千八百里賢

曰濟南故城在淄州長
山縣西北濟子禮翻

三月己丑幸魯庚寅祠孔子於闕

里續漢志魯縣古曲阜
有闕里孔子所居

及七十二弟子

自顏回以下
七十餘人

作六代

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
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男子二十

以上者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

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先師

謂孔子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

有斯言乎焉於虔翻拜僖郎中 壬辰帝幸東平追念獻

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

下沾襟遂幸獻王陵賢曰陵在今鄆州峴山南峴音魚委翻祠以太牢親拜

祠坐坐祖臥翻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事見四十二卷驃騎

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

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獻王及子懷王忠及今王帝聞

之皆引見見賢遍翻既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

擢為議郎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行戶剛翻

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祖禰虞書一歲巡四岳歸格于藝祖孔安國注曰巡

狩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賢曰假至也音格禰父廟五月徙江陵王恭為六安

王

恭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在維陽東一千七百里

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重

三正慎三微

賢曰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

而復三微者二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

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二月萬物

莖甲而出其色皆黑黑者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

曰夏以十二月為正平日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

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承之義也 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

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温禺犢

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

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復扶又翻北單于謂漢欺

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

官議於朝堂軌直遙翻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可

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

大鴻臚韋彪皆作色變容

臚陵如翻

司隸校尉舉奏弘等

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

沈持林翻

各有所志

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

賢曰閭閻忠正貌衍

衍和樂貌閭魚中翻衍音侃又苦日翻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也

復息君何

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長百川

者以其下之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長知兩翻下退稼翻

少加屈下

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

少詩沼翻分扶問翻

辭順約明

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

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領中郎將領護匈奴中郎將也

賢曰雇賞報也

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懷二月乙丑敕

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

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

侍御史掌舉劾司空掌土功車駕行幸則侍御史掌

舉効道路之不如法司空師工徒治道路修橋梁故皆救之賢曰夾
轅爲服馬服馬外爲駢馬孔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
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曰驂馬駢音非 戊辰進幸中山出長城賢曰史記蒙恬爲秦

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余謂此非秦長城蓋趙所築長城也 癸酉還幸元氏三月己卯進

幸趙趙國在維陽北一千一百里 辛卯還宮 太尉鄭弘數陳侍中

竇憲權勢太盛數所角翻 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

尚書張林維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

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

詰去吉翻 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

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

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惡烏路翻 謂憲何術以迷主上

近日王氏之禍炳然可見謂王氏以戚屬而成篡國之禍炳音炳 陛下處天

子之尊處昌呂翻 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

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

以獸人鬼憤結之望

獸一豔翻滿也書僕射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弘當答其

考異曰袁紀云弘為尚

使否弘對曰烏孫前為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存往來

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

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為用其議按肅宗時無小單于寇金城事今不取

比至已薨

省悉景翻比必寐翻以大司農宋由為太尉

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

委身以事君則身非我有故於其老而乞退也謂之乞身猶言乞骸骨也

五

月丙子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

事無所依違

若依若違兩可不決之論也

性質慤少文采

少詩沼翻

在位以

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亦終不

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以太僕袁安為司空

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觀鹽池

安邑縣屬河東郡鹽池在縣西南楊佺期洛陽

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許慎曰河東鹽池袁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酈道元曰安邑鹽池上承鹽水水出

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
水出石鹽自然即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山暴雨澍甘澤潢潦奔
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逕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為竭水
也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
故城南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
成鹽即所謂鹹醴也而味苦賢曰在今蒲州虞鄉縣西 九月還

宮 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復扶又翻種章勇翻號

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生

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

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為

解散為于偽翻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河北逢留大河之北

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討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

損中忠叛見上卷元年賢曰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書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楨未知孰是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

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

偽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眾南道遂

通 楚許太后薨楚王英之徙也許太后留楚宮詔改葬楚王英追爵

謚曰楚厲侯謚法殺戮無辜曰厲帝以潁川郭躬為廷尉決獄

斷刑斷丁亂翻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

之事皆施行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

著成漢禮太常巢堪巢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臣以為一世大典

非褒所定言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攣呂真翻難與

圖始賢曰拘攣由拘束也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

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百官志玄武司馬主南宮玄武

門秩比千石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

為聚訟會禮言會而議禮賢曰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

作大章一夔足矣堯作樂曰大章章之也賢曰夔堯樂官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

夔一足矣皇侃曰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

章和元年是年七月改元春正月帝召褒受以叔孫通漢儀

十二篇通制漢儀見十卷高帝六年七年其書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曰此制散略多不合

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

燒當羌為其新降為于偽翻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胡

募人間構諸羌使之自鬪也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復扶又翻更依迷吾育

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

迷吾聞之徙廬落去廬穹廬落居也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

夜至三兜谷三兜谷在建威南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

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

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紆邕俱翻夏六月

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以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祿勳

任隗為司空隗光之子也任音任隗五罪翻齊王晃及弟利

侯剛班志利縣屬齊郡晃齊武王續之曾孫殤王石之子與母太姬更相誣告更工衡翻

秋七月癸卯詔貶晃爵為蕪湖侯賢曰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宣州當

塗縣東南削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壬子淮陽

頃王昞薨

昞明帝子

鮮卑入左地

匈奴左地也

擊北匈奴大破

之斬優留單于而還

還從宜翻又如字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

寇金城塞

復扶又翻種章勇翻下同

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

百官志使匈奴

中郎將置從事一人護羌校尉蓋亦置一人也

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

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

通譯

夷言使之將命因謂之譯使設兵陳兵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

八百餘人

會慈由翻

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

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

質

質音致

據大小榆谷以叛

水經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

地肥美羌所依阻也

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壬戌詔以瑞物仍

集改元章和

章明也明和氣之致祥也

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

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

惡之

惡烏路翻杜佑曰漢武帝割槐里置茂陵邑昭帝又割置平陵邑

謂宋由袁安曰夫瑞

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
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八月癸酉帝

南巡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梁沛二國 日有食之 九

月庚子帝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壽春縣屬九江郡 復封阜陵侯

延為阜陵王延貶事見上卷建初元年 己未幸汝陰汝陰縣屬汝南郡賢曰今潁州縣

冬十月丙子還宮 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

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曹褒依

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

婚吉凶終始制度撰次制度備其終始也識楚諧翻撰雜免翻冠古玩翻 凡百五十

篇奏之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平奏者平其可行與否而奏之復扶又翻 是歲班超發于賓諸國兵共二萬

五千人擊莎車元和元年超擊莎車未克故也實徒賢翻莎素禾翻 龜茲王發温宿

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龜茲音上慈 超召將校及于

竇王議曰

將帥亮翻校戶教翻

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

竇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

班超時為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

可須

夜鼓聲而發

須待也夜鼓聲鼓鑿之聲也周懸軍旅夜鼓鑿注云鑿夜戒守鼓也可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

通為晨戒日明五通為發响所謂三鑿也此則待夜半鼓聲也鑿千歷翻响休具翻劉休武翻

陰緩所得生口

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

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

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竇

徼一遙翻

超知二虜已

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

五千餘級莎車遂降

降戶江翻

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

震西域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上

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

濟子禮翻數所角翻朝直遙翻

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

國

漢制諸藩王朝會之禮畢各就國不得留京師

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為

虛帑他頭翻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

州緣邊家被凶害賢曰時西羌犯邊為害也中州內郡公私

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言恩同天地也賞賚

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

竭帑藏藏但浪翻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

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賢曰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

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

郎二人共三千是以夏禹玄圭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周公束帛賢曰尚書曰召

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

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空當作性性性性性宜

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

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

悅豫矣由不能用考異曰敞傳此事在肅宗崩後二云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敞奏記云云袁紀在

元和三年按敏記云明公視事出入再暮又言臘賜知在此時尚書南陽宋意上疏曰陛下

至孝烝烝烝進也烝進也恩愛隆深禮寵諸王同之家人車

入殿門漢制太子諸王至司馬門皆下車故謂止車門即席不拜臣於君前拜而後就席分甘

損膳賞賜優渥損御膳以分甘也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

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

臣君君臣臣不以親厭殺天地之大經也春秋尊王故以為春秋之義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

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

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

子成家謂有妻有子自成一家也官屬備具謂王國官已具也當早就蕃國為

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賢曰磐謂磐桓不去驕奢僭擬

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賢曰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

恩斷丁亂翻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

衆望賢曰行日取便利之時也塞悉則翻帝未及遣壬辰帝崩于章德

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灋制 苑

睦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

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

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

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

太后 三月用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六安王恭

為彭城王 改淮陽為陳國楚郡為彭城國西平併汝南郡六安復為廬江郡 癸卯葬孝章

皇帝于敬陵 敬陵在雒陽城東南三十九里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

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鞬單于 鞬丁今翻 太后臨

朝 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上書奏事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竇

憲以待中內幹機密 賢曰幹主也或曰幹古管字也 出宣誥命弟篤為

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

之地憲客崔駟 駟音因 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

生而貴者傲傳直戀翻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

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行下孟翻豈可不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乎詩周頌振鷺之辭言庶幾於夙夜匪懈以終保令名於有永也昔馮野王以外戚

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妹為元帝昭儀於九卿中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衛尉克己

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興也謂讓侯爵又讓大司馬也外戚所以獲譏於時

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

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

二十者呂氏張氏薄氏竇氏王氏陳氏衛氏李氏趙氏上官氏史氏許氏霍氏印成王氏元后王氏趙氏傅氏丁氏馮氏衛氏也唯文帝

薄太后竇后景帝王后印成王后四人保族全家武帝夫人李氏雖追配武帝昌邑王立未幾而廢非外家當以史皇孫王夫人足二十

之書曰鑒于有殷書召誥曰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

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

敬彪父邯封鄼鄉侯父卒彪讓國於弟鳳顯宗高其節而仁厚委隨賢曰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

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王莽用孔

光之故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

眊眊之怨莫不報復賢曰眊音語懈翻眊音仕懈翻廣雅曰眊裂也或謂裂眊瞋目貌也永平

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勳下獄死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五年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癸亥陳王羨彭城

王莽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 夏四月

戊寅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自武帝以來鹽鐵有禁光

武中興收而未罷今縱民得煮鹽鑄鐵五月京師旱 北匈奴饑亂降南

部者歲數千人降戶江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

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一國考異曰袁紀章和元年十月

南單于上書求出兵破北成南宋意諫不聽師未出而帝寢疾范書南匈奴傳事並在此年七月按單于書云孝章皇帝聖思遠慮則范

書是也今從之令漢家長無北念謂北部既滅南部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為念也臣等生

長漢地長知兩翻開口仰食仰魚向翻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

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

精兵

故胡南部舊衆也新降新從北部來降者

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

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

少詩沼翻

願遣執金吾耿秉

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

守式

又翻

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

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

省悉景翻

太后以

示耿秉

以南單于書示之也

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

單與彈同

欲臣

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

謂不能使匈奴臣服也

今幸遭天授

北虜分爭以夷伐夷

謂以南部伐北部也

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

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

分扶問翻

太后議欲從之尙

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爲

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

數所角翻

其所克獲

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

因其來降羈縻畜養畜許六翻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

四十餘年矣建武二十四年受南單于降至是四十四年今鮮卑奉順斬獲萬

數謂破殺優留單于也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

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

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

貪得重賞洞見鮮卑之情抄楚交翻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

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

狼貪婪婪盧含翻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

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

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

可許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齊殤王石齊武王續之孫哀王

章之子考異曰袁紀太后數召見之范書曰暢素行邪僻因

作郁鄉侯暢今從范書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

得幸太后數所角翻資治通鑑四十七漢紀肅宗孝章皇帝十一中華書局聚

之中何敞傳曰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刺七亦翻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

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青州刺史部齊國暢見殺於京師而令青州刺史考

竟欲移獄以絕蹤也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

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

敞說宋由曰說輸茂翻暢宗室肺府府與肺同茅土藩臣來弔大

憂上書須報賢曰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

莫適討捕賢曰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

股肱職典賊曹賢曰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余按字書股肱幹股肱言手足之要以為

誤矣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發所賊發之所糾督察也而二府執事

以為三公不與賊盜賢曰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邴吉為丞相不案事遂以為故事與讀曰預

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

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賢曰主者謂主知賊盜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

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

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
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

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黎陽營注見前扶風校

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緣邊十二郡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

北地也校戶教翻雍於用翻

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

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

脅小月氏胡

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者號小月氏氏音支

訓擁衛小月

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

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

縣讀曰懸

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

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

護羌

校尉所居寺舍後園之門也

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

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

漢家常欲鬪我曹

賢曰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

今鄧使君待我以

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

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

賂諸羌種使相招誘

誘音西

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

八百戶來降

種章勇翻

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

塞

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秦人

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

賢曰東觀記曰寫作鴈

迷唐乃去大小榆

大小榆谷杜佑曰大小榆谷在漢榆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允吾

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杜佑說非居頗

巖谷衆悉離散

孝和皇帝上

諱肇肅宗第四子也竇后養以為子廢長立之謚法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註曰肇之

字曰始音北賢曰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翻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音不同蓋應別有所據

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

令長史任尙將之

將即亮翻

縫革為船置於篔簹上以度河

賢曰草木後也音步佳翻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

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賢曰一種

謂迷唐也種章勇翻考異曰西羌傳永元元年張紆坐徵以訓代為校尉鄧訓傳章和二年紆誘誅羌謀報怨公卿舉訓代紆擊破

之其春迷唐復欲歸訓又破之按訓傳下云永元二年則其春永元元年春也今從訓傳迷唐收其餘衆西

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附落羌部落者燒當豪帥

東號稽顙歸死歸死自歸而請死也帥所類翻餘皆款塞納質質音致於是

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以羌反發諸郡兵屯

於塞上今羌已破罷令各歸其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

理塢壁而已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

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

用徼功萬里徼一遙翻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上時掌翻下同宋

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復扶又翻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

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

為之危懼為于偽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

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闇闇音百姓闕然三

時不聞警蹕之音賢曰三時夏秋冬也天子出警入蹕沈約曰漢制曰出稱警入稱蹕而今則并稱之史臣

以為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與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

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闇不出故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

得禮記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不得此言百姓思慕之意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

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

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

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舛錯況

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

與鳥獸無別別彼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

人汗鳥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

也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

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調徒平翻賢曰度音大各翻余據今人多讀如本字

上下

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

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

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

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憲弟篤景

並起邸第勞役百姓為于僞翻下同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

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慢書之

恥事見十二卷惠帝二年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

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舍讀曰捨今匈奴無逆節之罪

漢朝無可慙之恥朝直遙翻下同而盛春東作賢曰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

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為衛尉篤奉車

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

僚表儀今眾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

無財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好呼非所以垂令德示無

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悉

景寶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郵壽有所請託

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

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

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下遐

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

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

觸死瞽言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二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非為壽也忠臣盡節

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度徒誠不欲

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曜曰寬容履載謂之晏晏

杜塞忠直塞悉則翻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與讀曰預言所不

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先悉薦翻萬死有餘書

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暉之子也到暉事光

武暉於粉翻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賢曰今在朔方竇暉縣北

闕駟十三州志曰竇暉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竇音羊主翻南單于出滿夷谷賢曰滿夷谷闕余按南單

于庭在西河美稷滿夷谷當在美稷縣西北後鄧鴻討逢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以知矣度遼將軍

鄧鴻出朔陽塞賢曰朔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皆會涿邪山

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

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洛山余按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洛州蓋因山以名之大

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鞬丁奚翻斬

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

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

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唐太宗又以多濫葛部地置燕然州又按北史燕然山在薊園水北

賢燕於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西都有護軍都尉紀漢威

德而還還從官翻又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

單于遺于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

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稽音諷因說令修

呼韓邪故事謂臣服於漢為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

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鞨王

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

弟會工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外翻九月庚申以竇

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

郡國志東郡有東武陽縣泰山郡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

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

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太傅位上公則憲亦班

司馬秩千石今秩中二封耿秉為美陽侯美陽縣竇氏兄弟

千石則亦比九卿矣

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

罪人妻略婦女賢曰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橫也緹杜兮翻

又他禮翻商賈閉塞賈音古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

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民

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符信謂虎符以為信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而

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

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

經書節約自修瓌古回翻好呼到翻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

姜之幸叔段賢曰鄭武姜愛少子叔段鄭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共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莊公伐之

出奔衛莊公之寵州吁賢曰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弗禁石碻諫不聽及桓公立州吁乃弑

桓公而篡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

而食之以毒食讀日飲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

遭大憂公卿比奏賢曰比類也音毗至翻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

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

說喜今踰年未幾說讀曰悅入禮未終卒然中改禮事

喪二年時遭國憂纔踰年兄弟專朝朝直憲秉三軍之重篤

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論議訕訕訕許容翻咸謂叔段州吁復生

於漢復扶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

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賢曰申伯

舅有令德故尹吉甫作詩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

順呂后之權事見高后紀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此言曲盡當時

廷臣之情嗚呼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

其涓涓周金入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縣縣上不欲令皇

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詩曰思齊太任文王

段襲鄭莊公寘姜氏於城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

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願抑其家不與之可

與參謀聽順其意漢之外戚傳喜寶瓌鄧康威能履盛滿而思謙挹然終不能全其家門十分之一蓋一杯

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誠宗廟至計寶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

驕甚康光武少子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

輒諫爭爭側逆翻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悟焉

悟五故翻逆也冬十月庚子阜陵質王延薨諡法名實不爽曰質是

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間王淑為

城陽王濟北河間城陽皆漢舊國也光武省濟北并泰山省河間并信都省城陽并琅邪今復泰山為濟北國在雒陽東千

一百五十里分樂成涿郡勃海為河間國在雒陽北二千五百里分琅邪為城陽國濟子禮翻 紹封故淮陽頃

王子側為常山王章和元年淮陽頃王炳薨未及立嗣而國有大喪今乃紹封 寶憲遣

副校尉閻贛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

復取其地

龔盧紅翻復扶又翻 考異曰西域傳作閩槃今從帝紀 余謂副校尉閩槃即前戰于稽落山恐當作盤西

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 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復擊取之

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

入侍

懼之 涉翻

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

氏音支使 疏吏翻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

恐超譬軍士曰

譬喻也少 詩沼翻

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

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

言糧盡自 當降也

但當收穀堅守彼

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

謂勝負決也 降戶江翻

謝遂前攻超

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

鈔楚交翻 度大各翻

必從龜

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

要一 遙翻

謝果遣騎齎

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

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

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初北海哀王無後

章帝元和 三年北海

哀王基 薨無後

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而後嗣廢絕心常

愍之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丁卯封蕪湖侯無忌為

齊王無忌齊王晃子章和元年晃貶北海敬王庶子威為北海王北海敬王睦也

六月辛卯中山簡王焉薨諡法一德不懈曰簡焉東海恭王之

母弟而竇太后恭王之甥也竇太后母沁陽公主東海恭王疆女也故加賻

錢一億賻音附大為修冢塋為于偽翻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數

作者萬餘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 詔封竇憲

為冠軍侯篤為鄆侯瓌為夏陽侯冠軍縣屬南陽郡鄆縣屬潁川郡夏陽縣屬馮

翊郡冠古玩翻夏戶雅翻憲獨不受封 秋七月乙卯竇憲出屯涼

州涼州部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郡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

軍事為副 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

塞稱臣欲入朝見復扶又翻下同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冬十月竇憲遣班

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

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谷音鹿蠡盧奚翻

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耿譚為使匈奴中郎將將領也護監也襲擊北

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僅而得免獲闕

氏及男女五人氏音支下同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

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眾益盛領戶三萬四

千勝兵五萬勝音升

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

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賢曰元首也謂加冠於首擢褒

監羽林左騎百官志羽林左監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屬光祿勳褒監古銜翻竇憲以北

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尙

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賢曰居延縣屬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路博

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北余按唐太宗以僕固部置金微都督府大破之獲其母闕氏名王已

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

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為粟邑侯賢曰粟邑縣名屬左

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

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

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斂力 贍翻

遺于季翻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

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

有以害之行下孟翻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

疾之恢上書曰陛下富於春秋賢曰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纂

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

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

四舅謂憲篤景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書奏不省省悉景翻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恢京北長陵人憲風厲

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懼之涉翻望風承旨

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見賢遍翻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范書作噫

音醫又一戒翻嗚一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冬十月

癸未上行幸長安詔求蕭曹近親宜為嗣者紹其封

邑 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詔下交不

瀆易下繫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

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百官志尚書左丞右丞

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稜

舉奏龍論為城旦 龜茲姑墨温宿諸國皆降降戶

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章帝建初

城都護及戊己校尉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

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

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

官今復置復扶又翻

京師

將如

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

須尉犁以前沒都護

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八年

猶懷二一心

為班超誅焉耆

尉犁王張本

其餘悉定

言其餘諸國皆臣服於漢也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

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

鞬九言翻

將眾數千人止

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

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

下遐稼翻下同

宋

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

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

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

降戶江翻

同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

言其議難已奏

上而上意從否未定也

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

先父舉眾歸德

屯即屯屠何

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

積累以遺陛下

遺于季翻

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

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

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謂南

單于無功謂於除韃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孔子答子張之言行

下孟翻貊莫北翻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謂誓

漢與夷人信誓之言復扶又翻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謂章和元年斬優留單于凡

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

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

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

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難乃旦翻

折之舌翻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訐賢曰訐謂發人之惡音居謁翻至詆毀安稱

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韓歆死見四十二卷建武十五年戴涉死見同卷二十年安終

不移然上竟從憲策考異曰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終為北單于安以為不可憲竟立右鹿蠡

王於除韃據此則阿終與於除韃是二人袁紀作阿脩南匈奴傳止有右谷蠡王於除韃無阿終名今從之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睦以

爲阿脩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
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與范書不同又云卒從
安議蓋誤今
從袁安傳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